

天高高等女學校教職員學生日前參觀，貴茂、華惠一切指導，縱攬無遺，裨益良多，並承招待晚餐開會歡迎，隆情厚誼，心感無既。甚願今後彼此時有機會往來，藉得親摩，互增情誼，該團業已安然返校，特函馳謝。敬頌
公報 古仁所豐拜啟 九月二十三日

校間

日女生來校參觀記

奉天高等女學校京津修學旅行團

十九日午後，外交部張寶君來校訪問毛學長云：有日本女生多名由教職員率領於二十日午後前來參觀。比由學長召集註冊，庶務，務務各課及秘書，教授三數人論討招待方法，決定後即正式通知前途表示歡迎之意。二十日午後約一時三刻

，張寶君偕日本女校教職員中川、小林、山本諸人率同女生荒尾等三十餘名來校，當由柯安士、李翼庭、艾一清諸先生招待，並介紹毛學長、伍訓育主任與之接談。約二時，適本部開學式開始，招待請入將該團導入禮堂參觀儀式，該團師生極壯健，在禮堂參觀約半時離去，臨行曾與本校學生行一鞠躬見面禮。

該團出禮堂後，由招待員導往附屬小學參觀，至時由附小孫惠卿主任招待，當集合全體學生歡迎，并由學生表演故事，唱歌，舞蹈，練習武術，即席揮毫等以饗來賓，由張季南先生輪流翻譯

，每做一項，日人均鼓掌不絕，尤以對二年級某男生之舞劍稱贊不置。嗣在大廳茶會，主人出校中所產果子饗客，至為鮮美，席間賓主兩方都有最簡之致詞，極為歡洽，至四時餘始回本校。該團回本校後，即由招待員引導參觀辦公處所

，天高高等女學校教職員學生日前參觀，貴茂、華惠一切指導，縱攬無遺，裨益良多，並承招待晚餐開會歡迎，隆情厚誼，心感無既。甚願今後彼此時有機會往來，藉得親摩，互增情誼，該團業已安然返校，特函馳謝。敬頌

古仁所豐拜啟 九月二十三日

及教室，至內室，並加入伍，曹、龐諸先生引導，至飯廳，由某招待員告以預定菜單之辦法，實有歡迎，隆情厚誼，心感無既。甚願今後彼此時有機會往來，藉得親摩，互增情誼，該團業已安然返校，特函馳謝。敬頌

古仁所豐拜啟 九月二十三日

時餘本部招待晚飯，學生五桌在職教員飯廳，每桌由本部學生一人作陪，教職員二桌，在會議室

，由招待員等作陪，席間，日人極稱中餐美味，女生等亦頗渝快聚餐。約六時半，本部學生約二百人在大禮堂開正式歡迎會，首由毛學長致歡迎詞，略述歡迎之兩種意思與抱歉的兩種意思。嗣由李翼庭先生代表職教員致詞，除表歡迎之意以外，並說到國際間的誤解須由有智識的民衆努力解除，嗣由林君致詞，除表示歡迎外，並謂北京於新文化方面雖無可參觀，而日文化方面却頗有參攷，嗣由學生蕭宣君致詞，除表歡迎外，並說到國際間的誤解須由有智識的民衆努力解除，嗣由林君致詞，除表示歡迎外，並謂北京於新文化方面雖無可參觀，而日文化方面却頗有參攷，嗣由學生蕭宣君致詞，除表

養成教育家的方法 毛邦偉

(續暑假前女子師範部週刊)

俾斯他羅奇傳

焚法律書知空言論政無補時艱

無何，色內瓦之餘焰復燃，官民間大相齟齬，

色內瓦政府仍乞法國及邱利希培倫二縣，居間調處。千七百六十六年，居間者會於色內瓦，以所

建議者，多利官不利民，民間不服，羣起抗之，道路傳言，謂法國及二縣將遣兵於色內瓦迫人民

納其議。邱利希培倫青年大憤，謂如此舉動，是

以我邱利希培倫不義者之器械也，羣起抗之。有神

柯先生翻譯，蕭君係用英語，日生亦有簡單答詞

。致詞完後，咸用茶點，由馮達洲張希昭君等五

人周旋。一而本部同學出紙請日女生寫字，結果為

某君當日所繪古裝人物一幅，著色鮮美，日人極

為賞賛。本部同學亦出紙請日女生寫字，結果為

寫伊呂波歌(日文草字母)約十張，亦可作學寫日

本草書之參攷。

移時作餘興，計有崑曲，月琴，合琴，跳舞，

及平校學生之歡迎歌，跳舞，日本女生亦有唱歌

。每奏一技，大家鼓掌不絕。末後由日人中川致

詞，除表示感謝之外，並謂本部處此校款艱難，以下猶有如是精神，若社會安定，校款充裕，必

有無限之發展云。中川說畢，散會已近九時矣，兩方學生中尚有希望繼續者，可見是日之會，實一最愉快之會亦本校空前未有之盛會也。日人於行。參觀完畢，在圖書室休息半點鐘，圖書室隨

肇會先生會用英語與日教員中之一人對話。約五

時餘本部招待晚飯，學生五桌在職教員飯廳，每

桌由本部學生一人作陪，教職員二桌，在會議室

，由招待員等作陪，席間，日人極稱中餐美味，女生等亦頗渝快聚餐。約六時半，本部學生約二

百人在大禮堂開正式歡迎會，首由毛學長致歡迎

詞，略述歡迎之兩種意思與抱歉的兩種意思。嗣

由李翼庭先生代表職教員致詞，除表歡迎之意以

示無意為此，其幸不阨於火者，僅千七百六十

五年所著之亞集斯一卷而已。

論壇

嘆夫，縱舍神學，又棄法律，非所謂志操易解者耶。雖然，彼自有不改者存，彼委身盡力救助貧民之一念，匪特始終如一，其堅固沉摯，較諸前賢更過之。至俾氏絕意法律後，或傳其欲為教徒，不知渠之有志教育，乃在舉手以後，此時蓋從事農業也，次章詳之。

夫俾氏青年時代，所謂揚沙走石，氣氛紛騰之時

代，非烏鳴花笑春光勝薄之時代也。使彼於弱冠之年，投身社會渦流中，呼號疾走者，固由世運

所驅，抑亦天性所致。彼非平和沉靜之人，而情

深急熱之人也，非為生計為學問，亦非為學問為

學問，乃為救助貧民改良社會之一念，而為學問

者也。有責其青年時代之所為，過於躁動者，不知其所以為過者，正其所以為功矣。

力農時代

俾氏希望

俾氏夙以負求力田為高尚純潔之職業，且謂培助之，吾儕小民，可不必信用政府矣。」邱利希

之不一樣於愛國派者，更始書促長官必欲興大獄而

說，邱利希之休代斯，(俾氏妻父)晤盧梭於色內

瓦，盧梭詰之曰：「凡百職業中最善最樂者莫如

農，故不自由之國，其民不得已而為工，自由之國其民，皆以農為宜。」又千七百六十五年，

此後長官之防範學生，倍加嚴密，令於衆曰：後

有敢抗政府者，必奪其公民權，又嚴禁學生立會

論政，無裨時艱，遂舉所著法律書，付之一炬，

以示無意為此，其幸不阨於火者，僅千七百六十

